人生最美的年华在华工

——访华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陈昌盛校友

胡玮

陈昌盛 CHENCHANGSHENG

[人物名片]

陈昌盛，男，1945 年 10 月生，广东省揭阳市人。1969 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后留校任教，曾任党总支副书记。1984 年任华南工学院学生处副处长，1988 年任学生处处长，1988 年 9 月—1991 年 12 月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在职工业管理第二学士学位，1990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 年任汕头大学副校长，1995 年 6 月调华南农业大学任副校长，曾兼任广东省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任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后勤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广东省高等学校基本建设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现任广东省老科联常务理事，华南农业大学离退休协会会长、书画协会副会长、关工委副主任。

他，宽厚的身躯，嘹亮的嗓音，让旁人难以猜测其真实年龄。

他，举手投足间流露着自然、纯朴。

他，一身休闲运动装，打羽毛球和画中国画是他休养生息的不二选择。

他，和蔼、亲切地回答我这个小他逾 50 岁的校友提出的问题，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

他就是 64 级无线电专业的陈昌盛校友。

陈昌盛是广东揭阳人，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他毕业后留校担任过辅导员工作，并先后担任华工学生处副处长、处长，汕头大学副校长和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如今，古稀之年的陈昌盛，精神越发矍铄。回首过往，陈昌盛坦言，在华工任职辅导员的这段经历让自己在情感上更加紧密地和华工联系在一起，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一同成长、一同经历生活的淬炼后收获感悟和真谛。

命运中不可预计的“选择”

陈昌盛大学学籍表照

曾看到这样一句话：“当你单纯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完整系统地规划之际，很多意想不到的际遇和‘玩笑’就会悄然来到你的身边。”可能这句话用在年轻时候的陈昌盛身上再合适不过。

1961年，陈昌盛就读于蕉岭一中，父母虽在县城工作，温饱尚可，但家境却不算富裕。陈昌盛作为家中长子，也只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让父母省心，也力求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出于缓解家中困难的考虑，陈昌盛发奋学习，在高一就立下必须上大学的重誓，还暗暗许下学医的愿望，希望能在日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医生工作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

然而，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班主任却建议陈昌盛不妨选择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专业。毕竟无线电当时属于尖端科技，对于毕业后找工作更具优势。为了现实的考量，陈昌盛听从班主任的建议，改选无线电专业，并毅然报考了华南工学院。这样一个小选择的改变却让陈昌盛和华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入校的陈昌盛，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可刚就读两年“文革”就开始了，全校停课一年多之后，虽然有断断续续地上课，但特殊的政策环境，最终导致陈昌盛和70级的学生一起毕业。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只有少数人没有放弃希望。渴望知识、立志成为工程师的陈昌盛坚持着走了下去。

可在毕业分配之际，命运中的不速之客又再次改变陈昌盛日后的职业生涯。作为团支部书记的陈昌盛，在毕业分配时带头填写到全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然而，由于受到“文革”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断层，无线电系要求学生干部留校当辅导员。但陈昌盛对辅导员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兴趣，还曾多次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朱劭天提出辞呈申请，却屡次被拒， 回忆起被拒的原因，陈昌盛笑称：“可能是朱劭天书记看出我有做辅导员的潜质吧！”

在不断地提出申请、不断地被拒绝的过程中，陈昌盛慢慢地体会到辅导员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从最初立志当医生到最后学无线电，从想当工程师到留校当辅导员，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热爱上辅导员工作，陈昌盛的职业生活在

一次次命运不可预估的“选择”中上演了一出出华丽的大逆转。

印象最深的77级无线电班集体

当辅导员的经历，一个重要的收获便是有机会与更多优秀的同龄人接触。这种接触是人生难得的学习机会，有助于扩展自身视野并不断树立新的目标，培养起一种非常可贵的意识和习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挖掘每个人的个性与特质，教学相长。

谈及陈昌盛印象最深的一批学生，无疑当属77级的学生。在那帮学生眼中，陈昌盛更像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是年龄相差无几的缘故，陈昌盛与他们的交谈和沟通更显畅通。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亦师亦友的特殊相处模式，使得那届的学生至今非常感怀陈昌盛在学业和生活上对他们的鼓励和支持，陈昌盛也异常自豪那届学生如今在社会中突出的成就。

如今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中国收音机大王梁伟都是当年77级无线电班上的佼佼者。当时，黄宏生在经历过上山下乡后重新参加高考，担任班长。进入到华工学习之后，黄宏生不单严于律己，连续三年都被评为“校级优秀三好学生”，还积极主动地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学，不让班上任何一个同学在学业上掉队。作为班长的黄宏生还组织过“跑到北京去”的晨跑锻炼活动。每天清晨，整个班级学生都会在湖滨路旁跑步，每个人每天都计算跑步的里程数，累加起来的路程需相等于广州与北京相距的总里程数，才算过关。

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劲头，让陈昌盛喜不自禁地露出自豪的神情：“那批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学习机会。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每晚宿舍熄灯后，借助宿舍楼中的走廊灯或路灯来复习。可以说，那时候整个班级的精神面貌和学习风气是浓厚的。”也因此，当时77级无线电班集体被团中央评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当时全国仅有7个名额，华工就分获一席，无疑在全国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与学生相处之道：亦师亦友

担任辅导员的头一两年，陈昌盛自己也不能完全抽离原先的学生定位，

陈昌盛（左）绘画作品“花开富贵”

而转变成辅导员老师的角色。

1972 年，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入校让陈昌盛开始慢慢摸索研究和学生的相处之道。那届工农兵大学生中很多人年龄与陈昌盛相差无几，但社会经历丰富。这批学生对于向一个比自己社会资历浅的人叫老师，还要听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存在诸多不适应。

陈昌盛顶着不被认可的尴尬，逼着自己更多地深入他们群体中，因为他认为，沟通和交流是建立在相互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走入学生中间，是不可能切实地从他们角度思考问题并帮助他们成长的。于是，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学生宿舍楼和操场中经常可见陈昌盛和学生相处的身影，或与同学交谈、或与学生一起打球。

很多人都说，辅导员本身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因此在学生面前没有老师天然的权威；辅导员的威信只能靠平时细致的工作，靠与学生交往中表现出的良好品行来赢得大家的尊敬。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陈昌盛务实的精神。通过陈昌盛的身体力行，不少工农兵学生都改变了原先对他的消极看法。

陈昌盛一直说在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要放低自己身段，和学生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这也是真心换取真心的一种认同和珍惜。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精神上的引领者。

当时，很多学生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炼，陈昌盛往往都能够体谅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很多时候，调皮的学生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陈昌盛往往一笑置之，并良言规劝。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有困难的学生，陈昌盛都会尽最大努力申请助学金，尽力缓解他们在求学路上的后顾之忧。陈昌盛意味深长地跟我们说：“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不能单单凭学习的成绩来单独考量一个学生的综合发展，对于学生的发展，我能做的就是能帮则帮。”

想当年，挥洒书生意气，看今朝，感之慨之，辅导员在华园中一批又一批地成长，多的是一份责任感、少的是一份优越感。谈及辅导员工作经历对自

陈昌盛工作照

己职业发展的启迪，陈昌盛不无骄傲地说:“做过辅导员的人，对任何行政类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当陈昌盛任职华工学生处处长时，积极开展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工作平台建设工作，为各学院间辅导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搭建沟通平台，做出积极努力。陈昌盛将“贵在求真”这一人生态度融入与人的交往中，在一次次的工作磨合与坚持中，感悟师长与学生之间的拳拳真意，抒写与华工的浓浓眷恋。有人云，人是环境的产物。陈昌盛将最美的岁月奉献给了华园，华园也给予他成熟、睿智的成长。